

我是小学生的时候,喜欢看星期天早晨八点钟的儿童场电影。儿童场是八分钱一张票,电影都是打仗的。我星期六下午去买票,激动地盼望到第二天早上,有些电影都是看过的,可是看过没看过和激动没关系,我全部都激动的。

我肯定早到,就在大堂里看墙上的明星照片。看过一遍又一遍,可是还是仍旧看一遍。我总是很早就进去,因为正片前面是要放假片的,假片就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“新闻简报”,那都是祖国的大好形势。不过这一天,看完了明星,我又走到外面去了。外面人已经很多。票已经卖完,有的人在等退票。我的票是十七排一座,这是最好的排数,最好的座位,贴贴当中。有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小孩走到我面前,手里捏着一张票,对我说:“我想看儿童场,我的票是早场的,我跟你换好吗?”我稍微愣了一下,说:“好的。”我们换了票。我看看他给我的票,那是一张蓝颜色的票,不过,是过期的!我脑子一轰。看看,那个小孩早不知去向。

我没有哭。别人都进场了,我傻傻地站在原地。后来我估计假片肯定已经放完了,正片开始了,就无精打采地回家去了。那时我应该是八九岁。那个骗我票的小孩,后来是不是对人吹过他的成功啊?眉飞色舞吗?我是不是脑子有毛病,明明要看儿童场,为什么同意和他换早场?早场是十点开映。

三年困难时期真饿,买糕点要票。糕点票小小的,比大人的手指甲大不了多少。这也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,外祖母给了我一张票和一毛钱,让我去买饼吃。我走出大院,在马路对面的食品店买了一个饼,又返回这边,站在上街沿吃。那是很美好的感觉吗?当然了。那是很满足的心情吗?当然了。天空蓝蓝的。路上偶尔才开过一辆汽车。五一和十一的时候,我都站在这儿看庆祝游行。从第一支队伍

过来,到最后一支队伍走完。我不但喜欢看儿童场电影,还喜欢看大游行。看着举着红旗,举着彩旗,举着横幅和鲜花。但是这时,我听见一阵急速的脚步声。是急速的脚步声,从我左面奔来。左面是体育场方向。

那个脚步声是闪电。我的头刚转到左面,已经到了我面前。一把夺过我嘴边的饼,又立即跑远。他是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,也可能比我大一点,他太快了,我看得不是很分明。看闪电,你能看分明吗?如果是现在,我或许会说,靠,真快!可那时,我光是傻了,愣了,忘记蓝天空了。很有趣的是,闪电跑去的那个方向是公安分局。解放前那是一个巡捕房。他是不知呢,还是根本不怕公安局?我的饼只咬了一口,正准备咬第二口。那年我十岁。

上中学后,我成为一个优秀的短跑运动员,得过第一名,是学校初中田径队队长,参加区运会、市运会的项目是六十米、一百米、四乘一百米。我的确想过,那个抢我饼吃的闪电后来有没有去跑短跑。如果他和我们一起决赛,那么到底谁快?如果我们是一支援力队的,那么究竟是他跑最后一棒,还是我跑最后一棒,因为跑最后一棒的是最快的。还有一个问题,是我现在想到的,如果当时我没有傻,而是赶紧追他,那么有可能追上吗?我估计追不上。所以要想培养、训练一个优秀的闪电般的短跑运动员,是可以让他饿了,然后去抢饼吃的。

“文革”的时候,开始黑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,可是后来也就无所谓了。我们也组织了红卫兵,每天在教室里。可是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有什么事情真的值得干,想写大字报也写不出。有的时候我们会睡在教室里,晚上不回家,这样装神弄鬼彻夜不归,于是就很有干革命的样子。我们没有表,我就从家里拿来一个钟。那是一个德国造的玉石钟,是外祖母的传家宝。我把它放在课桌上,像个白痴一样用它来掌握我们无聊的革命时间。可是谁想得到,才过了两天,它就不见了。同时不见的还有老丹的假领子。先是老丹说:“我的假领子没有了!”然后是我说:“我的钟也没有了!”我们就认真找了一通。那天,除了一个人没有来,别人都来了。那个人后来一直没有再来,连革命也不参加了!老丹说:“这个贼!”老丹总是喜欢笑嘻嘻、恶狠狠骂别人“这个贼”。

我们商量了好几次,突然到他家去,哈,假领子正好挂在竹竿上晒,玉石钟也在桌上,活捉!但是我们没有去。当时我们都十六岁了。很多年了,我家的那个传家宝,在你家还嘀嗒嘀嗒地走吗?这些事发生的时候,我是小孩,不会描述。现在描述的时候,以往都在心里嘀嗒嘀嗒。嘀嗒很好听。

已不是普通的喝茶工具,而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——紫砂文化。更能体现这种艺人和士人

在桃红柳绿、莺飞草长的时节,因为《父亲与民国》和《台湾岁月》两册书,我又随白老师去了趟桂林。白先勇的小说《玉卿嫂》《花桥荣记》等,背景均设在桂林,足见其浓烈的桑梓之情。我们下榻的榕湖宾馆为“白公馆”旧址。白老师告知,这里过去称“西湖庄”,湖中央的荷花丛里常会有一群黑压压的水鸟掠过水面,翩然飞去。周围是一片绿油油的桔树林,一只只金球垂挂在树枝上,迎风招展。采摘桔子是

白先勇回家(下)

曹凡

小楼曾毁于日寇战火,现在看到的乃战后重建,但楼前那对斑驳的石狮子却仍是旧物,左右两侧的参天大树如今只剩孤零零的一株,俯视人间沧桑。睹物思人,白老师喃喃自语道:“树犹如此啊!”不一会儿,当地朋友便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桂林米粉。那如玉般的粉条,浇上秘制卤汁,铺上数片薄薄牛肉,再撒上酥脆的花生米、小葱花、红辣椒、酸豆角、刀拍蒜瓣,真可谓色香味俱佳,吃完后仍齿颊留香。据悉,白老师每次返乡,一日三餐均以米粉犒赏自己,用他的话来说,那是“乡愁引起的原始性饥渴。”“我常听人夸耀云南的‘过桥米线’,那是说外行话,‘过桥米线’和‘桂林米粉’相比,还差得远着呢。”

次日清晨,我们驱车前往距离城区三十多公里的临桂县,白家老宅就在那里。那是一座青砖高墙大院,院内亭台楼阁,水井鱼池,一应俱全。整个建筑背靠青山,气象万千,周围稻田阡陌,屋舍俨然,有鸡犬之声相闻,宛若五陵仙境。白先勇祖母长年居住于此。老太太对孙儿疼爱有加,祖孙二人共享鸡汤。没想到,患有“肺病”的老人却将疾病传染给了自己的掌上明珠。1927年,蒋介石和宋美龄曾专程来此探望老人家,轰动一时。负责看管大院的一位白家族亲告诉我,客人们还在二楼戏台前,观赏桂剧皇后小金凤主演的《打金枝》《薛平贵回家》和《苏三起解》。蒋介石与白崇禧的恩怨情仇素来被视作历史之谜。白老师承认他们的确存有芥蒂,但蒋对父亲军事才能仍是倚重的,只是蒋的个性决定了他无法忍受父亲的直言不讳。在白先勇记忆中,父亲晚年是在寂寥与屈辱中度过的,每天还有特务跟踪,昼夜不歇。即便如此,他仍保持一贯的孤傲与尊严,每天穿戴整齐,准时上班。没有兵带,便把精力转移到管束儿子身上,弄得白先勇两个弟弟为此叫苦不迭。但爱妻的亡故彻底击垮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将,“母亲下葬后,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,第四十一天,便飞往美国了。父亲送别机场,步步相依,竟破例送到飞机梯下。父亲曾领百万雄师,出生入死,又因秉性刚毅,喜怒轻易不形于色。可是暮年丧偶,儿子远行,那天在寒风中,竟也老泪纵横起来,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,等我学成归来,父亲先已归真。月余间,生离死别,一时尝尽,人生忧患,自此开始。”《蓦然回首》中这段文字想必是白先勇

和着血泪写就而成的。可以说,正是父亲的命运翻转以及时代的沧桑巨变,浇灌了白先勇内心的文学之花,使得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描摹世间百态。既生于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,白先勇一生注定浪迹天涯,居无定所。桂林、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圣·芭芭拉……处处都留下生活的印迹,哪里都算不得是真正的家。这些年,白老师沉醉于曼妙多姿的昆曲艺术,义无返顾地担起“昆曲义工”的重任。因为,他只有在那有着六百年历史的古老工尺谱中,方能找到心灵的归宿。诚如林怀民所言:“台北不是他的家,桂林不是一都不是。不是任何地方,而是一份好深好深的记忆与怀念。白先勇回去的‘家’,正如计程车后,消逝在黑夜中的长路;那些属于中国的辉煌的好日子,那——我们五千年的传统。我们五千年的五千年的……”

林、王熙成等都云集上海,或寻师访友或制壶刻壶。两股洪流的激荡,催生了海派紫砂文化。拜在文人画家唐云门下的许四海,除了书法和绘画,更多的是接受老画师对紫砂、对紫砂文化的认识、感悟和体验。许四海的字和画能看到老师的影子,他对紫砂文化的追求和实践更是对上一辈海上文人的意趣的领悟,从而更明确了紫砂创作的唯美性和文化性,这样许四海完全摆脱了传统紫砂以技艺为一切的束缚,升华到更高的艺术境界。作为师生传承关系标志或纪念的是许四海和老师合制的云海壶。这种全新的设计思想,

制作方法和文化意蕴很快引起文化界的注意,刘海粟、程十发等一大批书画家和文化人都和许四海有着合作关系,从而确立了许四海作为海派紫砂文化传承人的地位。

在海派紫砂文化申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成功之后,似乎才渐渐明白了,对许四海来说,用紫砂壶喝茶是他的生活,紫砂收藏是他的爱好,紫砂制作则是他的技艺,紫砂文化才是他的追求和理想。(作者为上海收藏协会常务副会长)

明起刊登一组《城市之光》,请读者留意。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学生毕业的季节,将夏未夏,日月拂动。太阳高中毕业时,穿的是绿袍子,优秀生,所以帽子上加了一条金穗。毕业典礼上,校长带领毕业生向所有任课教师鼓掌感谢,然后,请所有毕业生家长起立,接受毕业生和教师的欢呼:“你们自由了,你们成功了!”我也大声为自己欢呼,没想到真将孩子带大啦,才生下来时,那个六斤多的孩子骨软如柳,太阳不敢抱。

四年过去,北京大学毕业典礼,这次穿黑袍。设计学院的学生,将黑袍设计成各种模样,好歹还穿着,已算循规蹈矩。老师们先入场,穿着他们自己获得博士时的博士袍子,音乐庄严愉悦,学生相继入场,满场欢呼,礼帽横飞。纪念他们极为辛苦与刻苦的四年。

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,在老师的启发和鼓励下,发现与肯定自己,这是大学时代最好的收获。看着那些曾拼命寻找自己的孩子,一个个从校长手上接过红缎子挽着的学位证书,觉得这个世界还算有希望,因为有这么纯洁奋发,勇往直前的年轻人。家长席上一派盈盈笑脸,已经自由的家长,似乎买一送一,看到青春盛放。这是些多么好的年轻人啊,世界需要他们每个人,所以,社会,千万善待他们,不要毁了他们的勇敢,不要污了他们的信念,不要破碎了他们的理想,别像你曾对我们做过的那样残忍。



走进丁香花园的刹那间,我想起了诗人戴望舒所作的《雨巷》,朦胧中仿佛看见“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”。

步入花园内的“申粤轩”,迎接我的是新郎和新娘。他们俩早已被生活锻造得实实在在,灯光下满脸明媚,哪里还有什么愁怨呢?“……新郎传忠正好姓牛,简称牛郎;新娘姓谈名锦艳,锦艳者,艳丽之锦缎也,不妨称她为织女。牛郎织女会鹊桥,相思相恋成现实,结为连理,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呀!”始料未及,我的证婚开场白引来满堂鼓掌为新人祝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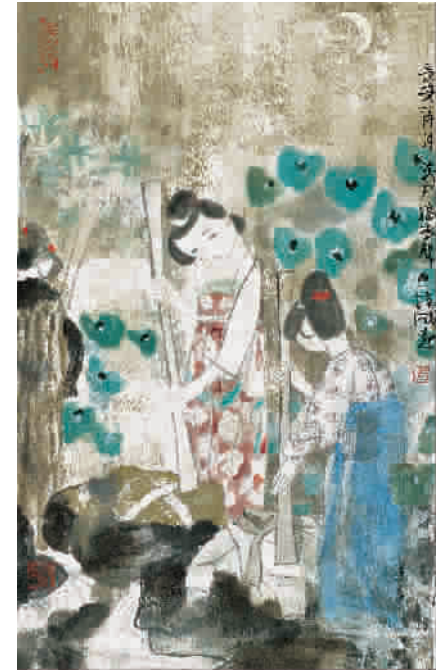
牛传忠从安徽家乡入伍,在“大熔炉上海分炉”炼了20年,三年前才脱下军装去了市级机关;谈锦艳的出生地在江苏,现役军人,至今也在部队医院敬业服务了20年。相互欣赏的是对方的理想情操、嘉言懿行,促成他们的是时空坐标上这份沉甸甸的“绿色情结”。

说来我和传忠也着实有缘。曾经,他是上海某高炮旅政委,我是报社编辑。他军旅生活之余与书为友,以笔抒怀;而我远在福建的老家,解放伊始便是“光荣之家”(军属),孩童的我就爱戴解放军。传忠的成长得益于部队。他的文章跟人一样成熟,立意高远,行文利索,编发相对顺当,且极为放心。就这样,文字之交十余载(从他当政委前算起),我和他“缘”在了一起。他出版散文集让我撰写序言,我以为,这证婚词则是我写给他向新生活出发的另一篇“序言”。出席婚礼的传忠胞弟传勇履职于宣城市,我笑对他说:“你就当我和你哥的‘证缘人’吧,请你回去拿最好的宣纸给我书一个特大的‘缘’字来。”

是夜,在丁香花园邂逅共同的文友赵荣发和吴建国。他们特地从宝山赶来参加新人婚礼。谁说秀才之心随纸翻?有品的文人重情义。建国敏感,发觉宴席上用的是安徽佳酿。受其触动,我从意识深处找到了乐于当证婚人的理由:传忠爱家乡,也爱父母,我们情思互通,意绪相切——这不就是牵系友谊的强力纽带吗?

婚礼上我还讲了几句题外话。这座西洋花园官邸与中国江南园林相结合的丁香花园,乃是十九世纪中后叶李鸿章营造的。“文革”中我曾经来过,当年这里“炮火连天”,楼墙上贴满了大字报。那时根本想不到会有如此升平和諧的一天,当然更想不到将来我会站在这里当证婚人。念于此,新郎新娘,所有享受中华盛世阳光的人们都应该感恩社会,感谢生活。

安置这篇文字时,“丁香”又在背后使了力,让我再度想起《雨巷》。我明白诗人笔下的“丁香姑娘”是一个艺术真实的高洁形象,也明白诗人构筑的象征意义,以及后人走出“雨巷”,打开烦襟,一代比一代从容的快活心情。华灯盛照,人月圆时。举杯祝贺这对新人,并期待丁香花开吧!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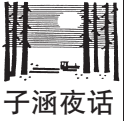
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。秋风吹不尽,总是玉关情。何日平胡虏,良人罢远征。

许四海的名字似乎总是和紫砂一起出现的。百佛园内的四海茶具博物馆,2004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民间博物馆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紫砂收藏是许四海紫砂人生的一个侧面,让宜兴同行们赞叹不已的是他的紫砂技艺,是他对紫砂艺术的感悟。许四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宜兴紫砂二厂做茶壶,直接得到朱可心、顾景舟前辈亲授,1985年创作的紫砂滴水“夏意”在轻工部首届陶瓷作品评分中得最高分并获金奖,作品被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,1989年在新加坡举办个人紫砂展。

对许四海和清末民初以来一直活跃在上海的文化人从事

嘀嗒



子涵夜话

画说唐诗

子夜吴歌

(唐)李白 绘画 张培成